



殷太師忠烈錄卷三

華亭曹安以寧編集

上黨恭孟奇純甫重編

廣陵李應陽稚玄校訂

本事

碑陰記

左朝請郎知衛州吳處厚

會稽齊唐言爲兒時嘗登秦望山見李斯所篆紀功碑其字尚可辨及壯仕宦周遊四方歸已老矣則碑不復見又余嘗西征道出函潼之間丘冢纍纍相望不絕而斷碑尤多類皆饒去書撰者之姓名使過客

弗復視則縣道免須索之勞鄉民無供給之費故或以摧泐爲辭或以震霹爲解以致與文竒迹多淪于瓦礫糞壤亦可惜也汲郡比干墓舊有元魏高祖弔文一篇模鏤在石其體類騷其字類隸久已爲鄉人毀去賴民間偶存其遺刻首曰維皇構遷中之元載歲御次乎闡茂望舒會于星紀十有四日日惟甲申今以史譜考之是歲實太和十八年都洛之始年也故云元載而歲在甲戌故云闡茂月旅仲冬故云星紀朔次辛未故十有四日日惟甲申距今元祐之庚午幾十有甲子合五百九十七年歷西魏後周隋唐

五代喪亂多矣幸遇聖辰再獲刊勒固知興廢自有數也噫已摧而復崇已滅而復彰使萬世忠精之魄嘗與天地齊久不亦美歟按高氏小史亦載其文以嗚呼介士爲嗚呼分土字之誤也今宜從此碑介士爲正元祐五年九月望記

碑陰記

衛輝府教授陶師淵

大元中統建元之初詔以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所在致祭殷太師比干墓自周武王克商之所封在汲西北十里餘總管陳公蒞衛之日敬請于朝歲賜公帑以供禋獻著之祀典府僚屬吏歲致禮敬縣令

武公直卿治汲之暇常藏時祭顧瞻唐太宗征島夷道過於衛贈祭封碑旌于墓隧者貞觀乙巳至至元壬午幾七百餘禩世代屢更風雨剥食崑火焚爍漫漶中折咨嘆良久恐致湮沒以貽邦人憂即出貲命工模而新之制度高廣一遵其故磨滅不明者則闕其文以俟更考字畫體制殆不失真寘于故碑之右逾月工既具求文以記其陰夫物之廢興存亡蓋默有一定之數自夫魏孝文遷洛之初道出祠下親製弔文以示褒寵後輒爲鄉人毀去迨宋元祐庚午知衛州事吳君處厚得遺刻復勒于石俾騷雅之文重

耀于世實吳君之力今貞觀祭文贈冊史或遺失倘至墜殞殺糜于瓦爍以湮滅一代令典所當寶惜又非無用毀壁之可比然得復完而不泯者繫武公好古博雅是賴豈陰隲有神物呵禁護持以獎勵激勸于世而致然歟夫忠臣維持國家猶柱石之支撐大厦安危存亡之機係焉於名義死生之間若泰山毫毛顧所當爲者何如耳太師之忠烈爲殷社稷之重輕前聖後聖已有定論故一坯之土高等西山一死之義榮冠千古宜其爲歷代之所尊崇俾後世爲臣子者知所儀刑故洪文巨典毀而復起萬世與日月

爭光非泰山鄒嶧誇功頌德者之可擬勉以蕪陋之辭謹具興起歲月云

碑陰記

黃州總管路韓冲

維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夏五月奉旨重修殷比干廟像仍勅本處長吏嚴敬祭祀越明年春厥工告成廢興本末內翰王公孺記之詳矣不待愚言昔唐太宗東征高麗駐駕商之故郊顧瞻荒隴悼懷久之追贈太師謚曰忠烈封詔祭文刻石樹碑歷年之多誕罹震裂至元十九年陳侯祐來尹是邦命工復為刊謨一如舊制大德癸卯重以坤靈失寧再致顛仆爾後

不聞有續興之者延祐戊午今衛輝路兼尹二公相與協謀遂即遺刻臨摹上石樹立廟庭嗚呼繫太師之忠炳如日星碑之存亡成毀奚足以為其重輕哉蓋以前代盛事廢而復之為是循而習之為非爾而今而後將見此碑為神物守護與天地同其長久而不朽也其斷文缺字考正無據不敢以意補姑闕之以俟後之識者云

重修廟記

衛州教授廩延范構

衛州西北距城十有五里即殷少師比干之墓唐貞觀中太宗文皇帝東伐高麗取道于茲嘉嘆其人改

贈太師謚曰忠烈公置守塚五家爲之置奠且命從
臣敘其事而饒之石表暴其事奈廟之舊制旣狹且
陋上雨旁風無所蓋蔽由上而下曾莫之顧春秋往
祭者不過田夫野老饋糟飲醜音樂朝啗其神之不
饗可知已今皇上嗣位四方久安特詔封植其處命
守臣以時致祭泰和初大儒孟侯來鎮是州遂出私
錢十萬完緝建正殿五楹塑神之像四壁朽墁以沙
且圖神出入隊與山水之狀門及窗香几之物墨如
也殿之前接以走廊次則之南獻堂橫亘五楹堂之
前庭中樹屏一列及置廟垣之外門五楹殿之右脅

又置室三楹抑爲完好若此者上以彰大國家禮賢
之恩下以激勸臣子盡忠之義何其偉哉昔商王受
無道謂已有國不愛乎民謂已有命不畏乎天於是
微子去之箕子囚之比干念已於國位則少師族則
叔父所痛者祖宗之大業將墜微子不死則足以繼
之祖宗之成法將湮箕子不死則足以傳之是身之
於後無復所事卒以諫死然則固知其死無益而必
死者深欲王之悔過而國所以存且不忍見王之爲
惡而國比干亡也死不得不就生不得不忘方其未
死之前武王憚而不敢加兵及其旣死之後武王觀

兵孟津以伐殷以死生爲存亡蓋君子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者信矣夫今孟侯之至首及斯事
又豈徒然乎侯名鑄字成仲大名莘縣人大定間第
進士得古人體故忠貞之操發於中而行於外如此
始廟之新命錄事絳陽李君護作功訖且道予曰此
之美事不刻諸石將致湮沒予不能文第得其實而
遂爲之樂道云

墓孔子銅盤銘記

衛輝府推官張淑

周武王封比干墓孔子銅盤銘其釋文云左林右泉
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辭旨簡遠筆法端嚴

信乎三代之文也惟太師公忠精義烈之誠洞貫古
今粵自吾夫子表墓之後暨元魏李唐褒崇弔祭紀
述具在迨我皇元降德音追懿行特勅所司爰新廟
貌更爲肖像加嚴祀事今衛輝路總管密邇公欽副
明旨克成厥功其見於豐碑者亦昭昭矣較夫權輿
獨闕斯文遂模汝州法帖所鑄三代金石遺刻勒諸
麗石用著四朝之盛典俾乾端坤倪軒豁呈露於殿
庭間豈特殊還合浦劍復平津者哉

重建外門記

翰林修撰監察御史王惲

郡人

廟有外門舊矣金泰和四年節度使孟侯荆建焉歲

又漸圯瞻仰弗稱逮皇朝至元元年總管渤海王復命汲縣令葛祐作新太師之祠奉明詔而緝廢興也粵明年春二月甲子神宇甫就工而葛侯以遷秩命下逮夏五月衛人韓澍來令茲邑旣而奠獻忠烈祠復以一門未克完具殆無以稱新宮而揭虔敬也又明年夏四月總管陳公天祐欽承明旨來殿是邦事神治民以次修舉因以其事上於府曰可又明年秋七月乃經始焉順歲成而樂民用也九月初吉告成厥功輪奐爽塏神游敞然風馬雲車肅焉來臨左林右泉奕奕動色一日主縣簿高顯洎其屬願以事文

諸廟石遂再拜請書于惓惓曰太師之墓在衛境聖績也按祭秩常祀也自殷迄今三千有餘歲矣神之所以廩然如生血食不絕者莫非忠義之氣萃而爲喬嶽融而爲烈星窮天地亘萬古作大閑爲民極故也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其揆一也太師之進諫不去箕子之法授聖也太師之殺身成仁微子之志存宗也前代以二賢配饗廟庭又極其顯異尊崇之禮宜乎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也然一門之役不可謂全功重嘉其澍之爲縣民安政簡而復致敬恭於明神繼成前功可謂能也已故詳其本末以俟來哲

重繪祠像記

淇水張從

殷太師忠烈公君臣之義槩在簡冊昔封墓荆祠置
守塚重修葺歲時致祭皆前代帝王粵有碑在焉四
象風馳璇璣電轉日月刮磨年祀攸遠九章黻而冠
履彪五采剥而圭璋缺不文不質乍明乍蒙慘淡布
色模糊渥丹冠蓋交遊大夫庶士凡在瞻仰者罔不
盡然衛人前竹監提領卜文用等與衆同盟量力鳩
財命工施采闕者補暗者明炯炯煌煌神光奪目金
碧爭輝日星曜芒濃淡變滅雲氣翱翔章服致美爛
然一彰侍御僕從意氣洋洋由是林木增榮臺殿壯

麗野霧欽而晨氣肅山月孤而天籟清星官紫府歛
對威靈儀表重新儼然如生像貌整厲事之若存俾
夫智者誠愚者懼忠者奮效者伏然後神明之道金
石可銷名教不朽矣靈照冥燭福善禍淫影響而應
速矣神之格思不可度矧可射其難忽矣夫事有小
大名有重輕自周以降迄于今史籍載言盡忠於君
者間亦有之非一理可推致惟太師忠烈公君臣之
際可死可生毅氣判然充塞乎天地之間帝王欽崇
以詔後臣之忠後臣是則以效前忠之節今之視昔
後之視今赫赫明明無今無古故而復新新而復故

千載之下重修而效卜君者其見賢而思齊焉歟

大元增置祭田記

衛之西北十有五里有殷少師比干墓廼周武王之
所封也其勢巍巍然若依岡阜其栢森森然迥映原
野右顧太行山左臨泉水而廟貌儼峙於前迄今二
千三百有餘歲矣雖陵谷屢遷而翼然獨存者豈忠
義之氣昭塞宇宙天道鬼神陰相者耶泰定戊辰仲
秋二十有二日欽惟我先皇帝自江陵邸入繼大統
道經于衛驚旗適過林廟之表時扈從大臣今太保
浚寧王伯顏覩其道因比干石刻遂詢遺跡於雲南

省平章塔失帖木兒即對以言昔忠諫致紂剖腹剝
心視其竅者之比干也有仁廟勅修碑銘在焉浚寧
王伯顏以其言具啓于上上聞之惻然感嘆輒出白
金五十兩付平章塔失公借監郡脫帖木兒等易牲
帛代行禋祀咸竭誠敬以將其禮猗歟盛哉逮至順
三年壬申冬本路總管趙玘語諸寮屬曰夫皇元崇
奉太師者蓋謂志存宗社奮不顧身能盡爲臣之道
欲使天下文臣武將模範而效法之也若以餘金增
置祭田遇春秋饗祀廟宇修葺取租以酬其直可乎
僉喜而言曰善由是而增田爲畝七十有五并舊田

爲畝二百八十有九凡三百六十四畝矣當樹石以
記其事豈鄰井侵削是懼寔彰朝廷盛典之美爾府
推郝磐讀書能文謙弗自居遂狀其本末請公儀爲
之記屢辭不敏竟不獲已謹按來狀而次第之乃告
之曰嗚呼洪惟太師之忠烈氣粹精爽通貫兩儀惜
不遇方今之昌辰而際商辛之厄運惟其一死符乎
心之全德故吾夫子以仁與之乃題其墓致萬代血
食人臣寧不知所慕耶然祭主於敬卿以下尚有圭
田况祀典所載之忠臣乎今規畫周詳可謂盡心所
事深副昭代之盛意也是以刻之貞珉以壽其傳故

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其田鄉村之所在頃畝
之疆界與夫四至價估之數且勒諸碑陰云

重修廟記

太學士南陽李賢

蓋聞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者人臣之義也爲人
上而不知有此臣則非義主爲人下而不知有此義
則非忠臣予讀書至商紂比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
嘆也比干當紂之世與箕微二子俱爲貴戚之卿勢
當與國同休戚見紂之惡日甚而三人者不忍坐視
其亡也於是或去之或奴之或死之皆出於至誠惻
怛之意不啻乎愛之理以全其心之德故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而世之人獨痛惜比干之死者其所處尤難也嗚呼世豈有不死之人而死有重於泰山者死當於理也若比干是已墓故在衛輝汲縣西北十五里自武王封後孔子嘗銘之魏孝文始祭其墓唐貞觀中贈太師謚忠烈元復加謚仁顯國朝始用知縣盧信之命有司每歲春秋祀之成化丙戌知府趙文博以舊祠弗稱乃於墓前重修饗堂寢室廂房戟門神廚齋廊俱弘其規制而增新焉經始于是歲之七月以歲終落成來請文紀其事嗚呼亡國之主孰不以拒諫爲能而莫甚於紂死國之臣孰不以切諫賈

禍而莫慘於比干此百代之下所以頌其書而尚論其世過其墓而追悼其事者猶一日也然使天下後世爲人君者知拒諫之爲非爲人臣者知得死之爲忠揭名教于中天存大成于無極則斯廟之功不其大乎文博守茲土而獨惓惓于斯亦可謂知所先務者矣

重建廟記

僉事靖江彭綱

昔紂忿比干之諫而剝其心比干死一年周武王克商封其墓春秋時孔子題而銘之自是比干道益昌拓跋道武南遷始廟祀之弔之以文唐太宗伐高麗

歷代國忠列傳 卷三 十一
道經墓下始贈太師謚忠烈廟制益崇著在甲令自
後有天下者相繼崇重我朝正統中特命有司春秋
以少牢行事而益大其廟墓在古朝歌南今汲縣北
十有五里勢若陵阜即武王之所封者廟在墓之南
即歷代所建置者然經時既久禁守弗常風雨蕩之
牛羊牧之日就漫漶傾圮將無以妥神而嚴祀事弘
治甲寅今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沁水李公奉命往陝
右道經祠下目覩廢墜至河內與綱言之且曰使吾
蒞茲土必是舉之先越四年戊午公寔來乃檄衛輝
知府金舜臣汲縣知縣宋瑭撤舊而新之時右叅政

德興祝君偃僉事桂林包君裕行部至衛相與處分
董理之於是財有所出而不廢公帑之積力有所抽
而不勞供賦之民時有所乘地有所除而不妨農奪
私產役興於夏四月八日功迄于秋九月二十日爲
正廟爲兩引廊爲中門爲外門爲烹宰所爲齋宿署
凡三十有八楹繚以周垣凡爲縱二十丈橫一十有
九丈皆一時完作廟宇耽耽規模屹屹仰映後崗俯
瞰前道川原生色草樹添耀士民以慰美矣嗚呼太
師之忠上摩穹清下徹坤厚中麗日月古今稱諫諍
者必太師是依據世之善一政利一方者猶得血食

于其土而况身作萬世之大賢道昭無疆之耿烈使夫有君而事之者咸知委身之義而浮沉偷生者聞其風將愧死不暇其有益於人國蓋與五教之敷百穀之播者相埒於宇宙間事有常變夷險而其功各懋於其所值宜其廟食之不朽也商之亡至是幾三千年而太師之墓猶若其始葬之時人之事之如其生然當時死在大伾山下人呼山爲枉人山山產紫班石人謂比干血所爲雖其言不經亦足以見人心之仰之不忘也李公博學尚氣節作事磊落在河南一年風采所被百家震攝而尤急於雪冤滯凡釋出

抱枉之人無繫數百至於風教所關義所當爲者如上蔡義陽諸書院諸葛武侯岳武穆嵇侍中諸廟河南貢舉院皆符示有司新之而斯廟之作實酬初志蓋公之所嗜者文學所期者功業所根據者忠義故有歆乎古之人而爲之圖不朽將以風化乎斯土也公名瀚字叔淵發解山右中進士甲科歷任今官駸駸向大用廟旣成僉謂不可無記祝君包君走書屬綱綱不敢遜旣紀其事復爲頌曰

維商一代 奄有八垠 哲六七作 澤流後昆
迄於末造 猶勸遺仁 微箕不死 公獨隕身

生而得仁	姁意所存	維公皎皎	其仁甚真
公而不死	商其千春	周雖明聖	甘終作臣
而公死矣	湯廟卒湮	西方之君	悲公不辰
乃封其土	道若少伸	承歟拒歟	公實有神
朝歌之南	淇水之濱	三千年來	厥藏孔新
厥藏孔新	厥廟孔陳	簞簋不飾	以牧以薪
君子矧惻	乃勗其人	荒之度之	戮蕪誅榛
新廟奕奕	昭于蒼旻	維	
聖有典	是焉是遵	春秋匪懈	羞彼溪蘋
億萬斯載	妥公之窀	我作商頌	以告其民

重修祠墓碑記

裴騫曰自古拒諫之君莫甚於紂自古死忠之臣莫慘於比干者也夫比干以王子宗親少師重位嘆沉冒之亂德傷商祚之淪喪是故不得不言不當不死也夫紂不聽其言則亦已矣而必欲殺其身知其為聖人矣而復欲觀其心妻孥何辜也而必欲剗剔以視其胎風木號呼於七竅胎卵殞殞於九原斲脛炮烙之刑亡論也此自古拒諫之君莫甚於紂自古死忠之臣莫慘於比干者也然以十一年殺比干武王即以十三年封其墓殷墟莽而狐兔故宮鞠而禾黍

今紂城有窩已失喪所雖以六七賢聖遺弓一泣陵
寢亡存矣而比干之廟貌如生高塚鬱嵯峨也夷攷
銅盤有銘魏文有文唐使高麗有祀洒掃有田有戶
由宋迨元修葺有加雖與穹壤俱斃可也且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祭器抱周毫宋僅封泐泐不靖之徒今
舉何在比堅比干子也逃匿林谷竊姓爲林武王封
爲河清公春秋林放襲河清公子姓延綿一在河南
兖州一徙福建莆田今莆田之林盛天下致身立朝
猶多忠貞節義之士稱文獻邦科第蟬聯語曰無林
不開榜是也是比干之心雖剖而其忠魂義魄竟不

殂落其孕雖剔而其世代以雲仍綽有表見忠義之氣
充塞天地磅礴古今孰得何而泯滅之哉故曰不依形
而立不隨死而亡也嘉靖丁酉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慈谿葉公照平定朱公方先後相繼奉命茲土祇謁
祠墓慨意修復先是衛輝府知府涇陽呂君顓調任
未果知府利津王君聘鳩財役力令輝縣主簿温尚
志本府陰陽官路龍日夜督事正傾補壞築土培林
自大殿兩廊二門大門之內又益以兩齋堂十間綽
楔隧表煥然一新以嘉靖戊戌冬十月記功矣於時
守巡河北道布政使司左叅政臨川樂公護按察司

僉事京山王公格式觀厥成咸有題詠云何十一月
二十一日詔下各處帝王陵寢前代明賢勅葬墳墓
蕞穢不治者所在官司即與修理照例編僉附近民
丁看護免差於是王君率其僚同知晉城裴騫通判
日照許縉滇南楊仲旻推官遼州楊永福醜牲樹石
謂是役也不可無記以騫謫官多暇留心文墨嘗修
比干錄作比干傳請復爲記因表次如左以附諸諸
碑碣之後使萬世爲君者未至稔惡拒諫當以紂爲
殷鑒萬世爲臣者若欲盡忠死節當以比干爲宗師
勿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繩人以比千萬古無

忠臣矣然則過祠墓而式遺像者可不凜然哉可不
凜然哉是爲記

重修廟記

知府餘姚張道明

萬曆癸酉秋七月侍御愛所褚公奉命觀風雍土諸
郡邑稅駕古衛公事畢按圖考志喟然嘆曰殷太師
比干忠烈萬代瞻仰今其墓與祠去衛城十五里吾
筮日謁之遂趨拜墓下縱登祠宇顧望太息晉郡守
王君天爵氏諭之曰此昔忠烈殷太師公墓其祠因
之今祀圯弗治殆將及墓矣守之恥也盍圖諸王君
唯唯退圖舉事遷不果明繼守至聞侍御公諭乃

展王君心不勞民力不費民貲措公帑若干即鳩工
庀材命敏者董之於是易敗以堅飾墁以文閱一二
旬工用告成規制藻采不廢益新邦人聚觀山川改
色甲戌冬十月侍御公復命行再謁于祠喜曰有是
哉守之賢也廟貌森嚴神儀莊肅且侷與雄亘不日
落成信可以廉頑立懦奮義作忠余之心得守而彰
守之心質太師其無愧矣乃命伐崖石役小子記之
我國家崇獎大節於凡古昔忠義歲有常祀悉命有
司主之有司齋戒而後臨事載在令甲其禮甚虔然
則祠之在郡邑者時而葺之以昭禮祀有司職也衛

輝太師所死之墟所葬之地墓前有祠自唐迄今忠
節之仰其在人深矣而使之弗治豈徒守之恥哉國
之祀典不可謂無廢矣公之新之也其有慨於是耶
夫君子之事神與其治人其理一而無二是故祀忠
所以勸義崇節所以尚賢禮嚴於往昔乃所振勵乎
今茲祀典之修化理之助也侍御公之舉其所繫豈
淺鮮哉嗚呼道感百世心契千古維表不朽維風不
墜吾紳薦者流登斯祠覽斯文惕然化理之念奮然
忠節之思殆勃焉油焉將貫金石而昭日星爲天下
國家倚重顧不偉歟太師之心符於曠世而亦御史

公隱意也是祠可以永傳無壞奚獨光於衛云

重修廟記

翰林院修撰漢陽蕭良有

余讀史至殷少師比干死事而惻然悲之也夫仁固
有不必以殺身成節固有不必以殉生著者惟其心
焉止耳必以殺身成仁殉生著節也若比干者可悲
哉可悲哉李氏子之說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
諫而死貞而不利而蘇明允亦云儀秦者有其術無
其心比干者有其心無其術甚哉其說之憯也此說
行世乃有以私心疑干者曰微箕不均貴戚乎可以
去則去可以奴則奴計不出此而輕以片言觸禍無

四百六

益人國祇貽其主以殺直臣之名過矣惡是何言也
是何言也此又與於偷生惜死爲人臣而懷二心之
甚者也夫臣同也而疏戚殊爵同也而委任殊時同
也而彼此先後殊可執一校邪殷德且衰獨夫正稔
情關休戚身繫安危當是時所恃者獨三子耳微而
去以慮宗社箕而奴以圖後功干不以此時極諫而
安所慮且圖哉諫干職也亦干意也諫而死非干所
知也及其怒出不測禍成剖心干以爲吾得死所然
猶覲夫天未厭殷紂或悔禍憺然而悟悟而改蓋愆
增美吾且含笑九泉一死庸傷乎卽不然昌言論列

慷慨就義庶幾哉有而日見六七君地下故夫比干之心所以異於人者非七竅之異異乎偷生異乎惜死異乎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古之時有貞而不利者宗是已有有其心無其術者鬻拳是已有貽其君殺直臣之名者洩冶是已干若是班乎嗟嗟宇宙萬形斯湏磨滅所恃以澈天壤貫日星愈久而稱章者獨此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一念耳比干以前仗節死義之士靡得而記云干而後彰彰較著者若屈左徒死楚伍相國死吳岳將軍文丞相死宋乎蕭愍楊忠愍死昭代雖其遇闇遭讒抗疏任事不必同其

心可以澈天壤貫日星一也而余周覽寓內諸君子粉榆故里率有祠黜聖爽嶮歲時詹拜烈氣凜凜如生表義槩於九原示芳規於百世而干墓在衛輝郡汲縣距縣署廿里而近其廟貌獨荒頽不可目蓋自魏孝文肇之唐太宗新之我國家正統弘治嘉靖間再葺之今且百年毋乃世代遼遠未皇興廢守土之臣庸得辭其責乎萬曆四年太守潞安暴君取前後詞人文藝哀刻成編名曰精忠錄用意斯以勤矣後十年而太守紹興周君睹廟址嘆曰譬則世族然環堵蕭蕭不蔽風雨則何以文獻爲而又會歲大侵

道殫相望君又慨然思曰興營役以抹荒古之人非
歟于是請於當道亟下令伐材木儲甃石宅經費計
傭直民謹趨惟恐後是歲饑而不害夫干也不能以
其言悟闇主而數千載之後猶能以其靈活瑣尾小
民於萬一不亦愉快哉君子謂周君此舉可以觀政
矣廟之中爲殿爲門爲廊爲齊堂者若干楹一撤而
新之内外周垣以丈計者七百悉易土以石費取諸
歲餘祭銀并捐助者經始於乙酉之春落成於丁亥
之秋周君名思宸別號敬吾浙之餘姚世家舉隆慶
辛未進士餘各因事有勞者具在碑陰不具書余旣

記之矣復系以辭

辭曰

商家未造天降荒獨夫播惡將淪亡貴戚三仁邦之
良弘濟時艱相慨慷微兮抱器歸徬徨箕也隱忍甘
狎狂少師曰自獻先王謹言脫口身用傷明年牧野
殺伐張剖心非痛痛亡商心則剖兮名則芳獨憐祠
宇成荒涼卓哉周侯守是邦感慨歎歎爲構堂人孰
無死死綱常泰山鴻毛疇可量啾啾三說疇爲倡井
蛙夏蟲空望洋廟貌煌煌史勒章周鼎商彝誰久長

殷太師忠烈錄卷三終

殷太師忠烈錄卷四

華亭曹安以寧編集

上黨暴孟竒純甫重編

廣陵李應陽稚玄校訂

議論

周易傳義大全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朱子曰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問比干事如何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

書傳大全

洪範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王氏炎曰比干死刑仇牧死亂狼曠死戰亦凶也楚執晉解揚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斃牖下非凶也

詩傳大全

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豐城朱氏曰幽王昏暴必無悔悟之理而家父作詩猶冀其改心易慮以畜萬邦者拳拳愛君之心不敢謂其必不能而絕望焉厚之至也比干之於紂芮良夫之於厲王亦嘗以此望之矣紂惟不從比干之言故卒用飛廉惡來以至於亡而不悟厲王惟不從芮良夫之言故卒用榮夷衛巫以至於流而不悔幽王惟不從家父之言故卒用尹氏以至於危而罔覺也

春秋大全

陳殺其大夫洩冶 宣公九年

茅堂胡氏曰比干在紂之時親爲王子位在三公
故諫而不從繼之以死洩治之於靈公親非貴戚
之卿而位不在上大夫也直諫而死傷於勇矣

吳子使札來聘襄公一十九年

張氏曰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讓之受之則父兄
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
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况身爲貴戚古之
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愬者微子箕子比
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

吾可以有辭於後世矣

禮記大全

曲禮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陳氏澔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
去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
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爲守以義爲
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樂記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

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表記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

呂氏曰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以仁名之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

論語大全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

子妻之
雙峰饒氏曰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為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雲峰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朱子曰守死乃能善道不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刳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雙峰饒氏曰仁人與仁爲一仁爲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爲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爲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仁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仁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

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
比干不害爲正命

孔子家語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陳蔡大夫使徒兵距
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子路愠見曰夫子積德懷義
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
伯夷叔齊不饒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
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
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
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

衆矣何獨立哉

五倫書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
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
六月不歸彼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
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
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悅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孟子大全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朱子曰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

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此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剝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爲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

屈原楚辭天問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朱子曰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讒諂也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也何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也

屈原九章涉江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賈誼惜誓

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

朱子曰傷身而無功若比干箕子是也

荀子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不去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

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故諫爭之人社稷之臣也
國君之寶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
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荀子成相

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剗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
麾殷民懷

荀子佹詩

仁人紕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蝦
蜨鴟梟為鳳凰比干見剗孔子拘匡

戰國策蔡澤說應侯辭位

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
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
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
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
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

賈山至言

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
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
蒙死而竭知也昔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
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

其智蒟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
史記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
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又曰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
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
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

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
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
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
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
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
於天下又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
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
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
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抵結然而不見德有人先游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

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漢書孝武帝記

張湯奏顏異爲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始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胡致堂管見曰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

爾雖不言不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

漢紀魏相對孝昭帝策

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伍被諫淮南王

伍被楚人也爲淮南王中郎淮南陰有邪謀被諫曰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不用比干

之言因流涕而起

壺關三老救太子

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避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中山靖王傳

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

東方朔傳

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憫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揚雄反離騷

夫聖哲之遭今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纒改

朱子曰言楚王必不爲屈原而改也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聖賢之心如此原雖未及而其拳拳於宗國尤見臣子之至情豈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諫而先自己哉此

等義理雄皆不足以知之惟有偷生惜死一路則見之明而行之熟耳以此譏原是以鴟梟而笑鳳凰也

丹陽洪興祖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

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語此

朱子曰洪氏之論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

師者皆以諫而見囚見殺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
原之所爲也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
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所可
比余是以而附之反騷之篇

揚雄解嘲

昔三人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
蠡存而越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
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呻吟而笑唐舉

揚雄大理箴

嗟茲大理慎於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

忠能避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沉子胥殷剖比干

古今人表

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
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

漢光武封卓茂詔

前密令卓茂東山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
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范曄東漢書

靈帝時劉陶下獄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

云何今反受邪恨不與伊呂同儔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劉向說苑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志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天下之通士也

諸御已諫莊王曰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蔡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蔡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

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辨士之言故身死而

國亡

馬端臨文獻通考

唐天寶七年詔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致祭殷相傳說殷太師箕子殷少師比干墓俱在汲郡

陶宗儀諸史會要載得銅盤銘事略

先聖孔子采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翔物垂則今傳於世者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唐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銅盤有文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乃比干墓銘也

衛輝路總管陳祐去思碑

殷少師比干墓在部內祀秩久替至元元年衛輝路總管陳祐請于朝遂載諸祀典時秋陽載驕繹饗之夕大雨越明年二麥倍常喜亦異哉

元加封號

順帝至元六年秋七月甲寅詔封殷微子仁靜公箕子仁獻公比干加封仁顯忠烈公

文選晉嵇康琴賦

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

晉書齊王冏奏錄張華

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致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

符堅傳

晉升平元年秦符堅弒其君生自立為天王

尹氏起莘曰以生之狂悖不道猶以弒書何哉商辛暴虐微子比干皆其庶兄非無賢德然而寧忍於絕祀而不敢取而代之者守君臣之定分安義命之常理也符堅夷狄固不足責此然綱常之在

未始以夷狄而遂泯以綱目正名定罪歸獄於堅
所以杜弑殺之禍嚴萬世之防也其慮深矣

晉孝武大元元年秦王堅會群臣於太極殿議曰今
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
十七萬欲自將討之如何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
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太
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

慕容德傳

慕容德因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
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恣

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
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
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
深二主澤及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啣荷矣

劉義慶世說新語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温曰箕子比干迹異心
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

綱目南史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
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

尹氏曰有君臣之定分有古今之常理下不犯上
卑不抗尊此君臣之定分也撫后虐讐歸仁去暴
此古今之常理也殷紂之時文王囚於羑里箕子
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守君臣之定分不敢踰也湯
武之興慰壺漿之望伸俛后之心救民於水火之
中順古今之常理不敢悖也綱目於蕭衍穎胄一
則曰起兵二則曰起兵書法若此夫豈抑君而臣
是助哉亦曰順古今之常理以天地爲心以生民
爲念者也

南史陳紀長城公

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華無閹閹除太市令
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致堂管見曰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見
然有可否之義焉比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
而死之可以爲仁洩冶異姓之卿也可以去之乃
以諫死不得爲智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
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語默去就之法
也章華忠矣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危言靡上以
蹈斧鉞而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

發也則雖死於直言安得繼洩治之後乎

北史齊天保七年大治宮室

齊主嗜酒淫泆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

釋之

周靜帝闡大元

周主爲刑經聖訓

八失周主大元

同死人猶願之况比干乎

唐書以魏徵守秘書監叅預朝政

太宗貞觀二年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叅預朝政魏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徵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致堂胡氏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爲稷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願如

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也夫
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事君有柔和
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臯陶苟有犯顏苦口
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待吾君而
欲爲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貞觀十三年詔停襲刺史

致堂胡氏曰柳宗元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
秦始是蔽於理之言也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
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封建
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

中宗二年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
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
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
告同皎與武當承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
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
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
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唐書婁師德

婁師德與吐蕃戰大敗貶原州司馬師德因署移牒

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致堂管見曰身體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
不求生以害仁况官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而世之
愚者患得患失决性命以饕富貴寧犯理違義苟
賤亡恥耳或曰官爵之不必固也如此則聖人垂
戒使無違溢之行以長守富貴者何說也曰言各
有當也四嶽九官十二牧能夙夜在公靖共爾位
終身不徙可也湯文爲諸侯而見囚辱亦可謂危
溢致之乎龍逢箕子比干又可以長守富貴爲心
乎下而言之官守不得其職言責不得其言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乃曰長守富貴孔子之教也
吾不可以輕去是則穿窬而已矣婁師德長者人
也雖以貶削爲驚尋亦安之猶賢乎眷眷於墜甌
者而史謂其不復介意則非也儻來之物寧容意
介而不舍又將何如

李太白古風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菘菘盈高門
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媧空嬋媛
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春陵楊齊賢曰太白意以商紂比懷王屈原同比

干竊嘗論之微子箕子比干皆商之宗臣馬融謂
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祿位豐盛社
稷所寄焉者其心曉然知紂之不可扶周之不可
遏各自靖以獻於先王屈原與楚同姓仕懷王爲
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譖之王疏屈原子
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赴汨羅自沉而死
蓋亦比干之志也人誰不死得其死爲難原與比
干真得死者矣

章貢蕭士贇曰比干屈原之死竄喻當時之忠臣
爭士以直道而貶責者也詩人興嘆之辭曰忠諫

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爲而然
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
亡身如女嬃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
合德而可與論心者歟

上虞劉履曰夷羊土神商將亡見於牧野棗王芻
施泉耳皆惡草也女嬃屈原姊以原剛直太過嘗
申戒之彭咸殷賢大夫諫紂不聽自投水而死虎
口見莊于此蓋借以言比干諫死是陷於虎口也

孫樵魏文貞公笏銘

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

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挂天不仄指日不食
標儀條臆起梗開直意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
拂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領餼下偷上
慢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陸贄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官竒去而虞敗屈
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
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
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
旣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

柳宗元弔萇弘文

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遼絕以不群伯夷殉潔以莫怨
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
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
與

胡曾詠史鉅橋詩

積粟成塵竟不開誰知拒諫剖賢才武王兵起無人
敵遂作商郊一聚灰

范仲淹狄梁公碑銘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受烈

如火季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邈大川以獨杭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逼群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范仲淹近名論

武王克商式商容之問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蘇洵諫論

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

邵康節皇極經世觀物內篇

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

性理大全

北溪陳氏曰仁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

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

史學篇

朱子曰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任地比并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后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

歷代篇

南軒張氏曰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評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平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

之檄將命江左毋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幸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

行也就使太真能佐晉室一正天下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大略篇

虞舜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避之

堯問篇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紂剗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傅與礪淇州詩

湯陰縣前秋氣悲路人爲說紂亡時比干死諫猶存墓西北拘幽尚有祠草沒廢城牛牧遠樹侵官道鳥飛遲西風落葉成多感行過朝歌却賦詩

朱子經濟文衡論孟子商有三仁

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于同自靖以獻於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一方論之况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三子猶有偏焉卒

失之蔽也

田錫斷論

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爲忠也

陸九淵心念邪正論

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之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而觀者也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如者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是也

王介甫與林叔虎書

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

楊萬里文贈論比干茅焦

昔者紂爲不道比干諫之紂不從其諫而反置之死地雖然比干之心可得而剖比干之忠不可得而泯沒故其胷中愛君一點鯁鯁之氣至今長與日月爭光至若秦皇之遷太后而烹者二十七人矣而茅焦猶諫解衣請烹不以爲懼卒能悟始皇之意回其天

於人慾啣蝕之餘使之母子如初或者之論多以比
干之忠不如茅焦之善諫愚敢爲之說曰茅焦非賢
於比干秦皇寔賢於紂也

張子韶性命篇

仁施于父子有如文武者又有舜鼓瞽者義之于君
臣有如堯舜臯陶夔者又有如桀紂龍逢比干者禮
之於賓主有如葵丘之會者又有如夾谷之會者智
之于賢否有如鮑叔之于管仲者又有如晏子之於
孔子者聖人之於天道有如堯舜之爲天子者又有
如孔子之爲旅人者此天命之不可知也

真西山讀書記言仁篇

董子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西山真氏曰按本傳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問
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
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
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殘
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

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許力而後仁義也

王安石讀江南錄

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

呂東萊春秋左傳博議

晉殺其世子申生

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若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一旦遽譖其二子哉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散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焉知其不可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

秦少游書王蠋事後

古之人有不憂剝身戮尸之患以盡忠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

陳黯答問諫者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
秦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
之無而功德相遼耳

張來治術論

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
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
善者悅矣

宋文鑑黃庶大孤山

彭蠡百年南國襟萬頃蒼煙插孤岑不知天星何時
落春秋不書不可尋石怪木老鬼所附茲乃與水司

浮沉鳴鴟大藤樹下廟祭血不乾年世深舳艫千里
不敢越割牲醜酒未獻掛我行不忍隨人後許國肝
膽神所歆落帆夜宿白鳥岸睥睨百繞寒藤陰銀山
大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宦遊遠去父母國心
病若有山水淫江南畫工今誰在拂拭東絹傾千金

通判宗時比干臺歌

臺在山西孝義縣東三十里河汾之上相傳商王遣

比干于鵬虞山築臺避暑即此宋趙瞻仁

九闔大壤一木支勢知不可誠不欺商之三仁異所
歸死諫不欲宗祀墮賢哉萬世忠臣師比干而已前
其誰諫不當顯何所持忠必愛君無拂亂元首叢脞

歌事隳風雅比興陳盛衰君臣聖賢流書詩千古光
輝同歲蕤夫豈不欲憂顛危剖心血頸鬲鑊靡此意
不獨拔一時死者一傳星日垂猶有佞人乘其機順
上逢惡稱諷規甘言好諛解人願如鸚食角寢不貲
聰明蔽密部莫知微干之節世亦疑章華非不窮我
魏姑蘇亦同宗社移名與土滅掃無遺但爲囚鑿那
足譏茲臺巍然存遺基尚覺清風洒肝腮妖狐狡兔
不敢依飛沙落日予心悲

山堂考索

武王反商政之初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則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則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陳耆卿植松頌

伊松之心匪鐵而堅一日獨夫千年比干伊松之色
可霜可雪汲黯立朝聳慄在列伊松之幹終古弗畔
夷齊臥山呼之不返夫松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
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愧于此松

舒元輿事文類聚養狸述

覆幘之間盜竊聖人之教甚于鼠者有之矣若時不
容端人則白日之下得騁于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

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以推之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鼠多而不知用狸以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走亦必反常于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

張憲代魏徵田舍翁詞

臣幸而身先朝露使臣不幸不免隨比干侶龍逢獨不記臣言良與忠胡爲乎會須殺田舍翁

歐陽起鳴論範論良臣忠臣何如

曰忠曰良徵何擇于斯雖然徵其果得良爲良臣乎

太宗嘗謂侍臣曰龍逢比干忠臣而死朕嘗爲公輩念之是徵以堯舜望其君太宗亦不敢以龍逢比干待其臣奚良臣之不可爲乎

張廷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其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主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

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且與王爲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國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懇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于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旣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

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于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于靖乎蓋若殷祀之顛隳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王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其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輒去者若叛非忠也然三子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愧而亦不以所能爲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

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
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
三子之非苟爲也處衰王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
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
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
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
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與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
辱用晦者亦所謂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固不
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
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劉基述志賦

殷比干之剖心兮時豈不知其爲聖人魯仲尼之過
化兮焉役役而無所容其身

弔秦不花元帥賦

嗟吁先生兮何逢時之不辰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
抑而不伸姦何爲而可長兮忠何爲而可尤尸比干
而獎來兮白日爲之昧幽

宋訥送韓良謙序

燕人有問途之秦者吾必告曰出薊門過蘆溝登黃
金臺望恒嶽俯易水渡滹沱經大陸訪趙叢臺尋銅

卷四
崔遺址拜殷太師比干之廟入覃懷問神禹遺跡乃
渡孟津弔古北邙山停車洛中求黍離故宮雲臺遺
像迤邐而西觀中流砥柱出函谷關讀秦趙澠池會
碑問漢武望思臺於野老揖楊震墓入潼關發華嶽
然後登驪山入華清潤於溫泉不幾乎秦歟

義烏王紳擬虞放陳翼追訟楊震書

臣聞聖主爲治必先推恩於下以廣汎愛之仁加禮
有德以博尊賢之義苟當其義雖曰數世尚追錄之
奚有存亡之間哉是故文王瘞枯朽之骨武王封比
干之墓皆其意也伏念故太尉弘農楊震智學有餘

才行卓立表表孤忠廁身群醜言不從而諫愈切事
既否而志愈堅真所謂蹇蹇之王臣者矣惜乎先帝
便溺近嬖信用奸邪言既不行反陷大禍及其既卒
而樊豐周廣輩無所忌憚是以宮車晏駕神器幾移
幸賴天命有歸而孫程等一二大臣復知大位之所
在相與奮臂一呼莫不歸心陛下是以陛下即位以
來雖已朝廷清明中外翕穆然奮思往事實出間關
向使先帝能用其言則朝廷無亂亡之階而京師茂
喋血之禍矣是知賢知固吉凶之明鑑國家之柱石
也第其志之不行故若空言耳即今大愆旣明伏顯

刑元勳亦酌厚爵獨震之遺柩暴露道側經年不葬
死者不能自列生者畏莫敢言致使冤魂流離遺嗣
失所道路寒心忠賢喪膽且非徒以逞奸迴之心而
朝廷實失嘉善尊賢之意也伏惟陛下法天地日月
之明施文武仁義之德速施朽骨之葬亟下比干之
封稍加寵錄以答其心如此則非惟恩及于已且
以勸誘後來爲善之人也惟陛下其哀察之

劉元城用人篇

自古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也雖
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也聖人之

與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凶而或竄或
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
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盛衰治
亂之機不可不察也

鮮緡大明和獻王神道碑

自古帝王受命拯溺亨屯必有追崇盛典褒嘉施其
顯微闡幽昭示來世若成湯之弔龍逢武王式商容
之間封比干之墓銅盤勒銘燭于千古政有因革異
世同符

薛瑄衛城咏古

衛河水泮綠波勻南野春回翠麥新淇竹舊曾歌睿
聖栢舟猶自詠夫人太師遺表當官路西北荒臺在
水濱靡靡遺音今已矣東風依舊鳥聲頻

魏徵諫太宗任賢

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生乎八荒
之表萬里之外然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
乎中國之所好人必從之凡享君之榮食君之祿幸
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忠則可使
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爲廉則

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

陳芳荀氏有三仁

商辛之酷虐天下所同棄也漢獻幼冲曾不烈於此
矣微子比干王室懿親箕子則異姓之臣也其去其
存其死皆以商而孔子以爲商有三仁荀子之生將
爲微子乎吾不知也其死將爲比干乎吾不知也

王暉玉堂嘉話

昔比干效忠于殷而受封于周堯君素盡節於隋而
唐太宗爲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同仁
寧有彼此之分哉

王元章古時歎

箕子奴而比干死屈原已葬湘江水痛哭書生不見
歸朱董何人呼得起深衣大老爲腐儒紉袴小兒稱
丈夫學士時爲八風舞將軍日醉千金壺人間赤子
苦鉗鈇抱麟反袂空流涕嗚呼噫嘻不有祝鮀之佞
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巖羽雷斧歌

窮崖之上層峯之巔神光夜半光燭天山僧夢裏忽
驚起有無墮地聲填然峯頭巨石似開擘鬼物散走
如飈旋山僧曉見不敢取有客識之爲雷斧持歸摩

峯色蒼古匣中往往出雲氣窻下時時起風雨吾聞
陰陽之氣相搏爲雷霆變化翕歛常杳冥非若草鼯
考擊之爲聲不知此斧何從形乃是比干之心朱雲
之舌一片忠憤氣蟠鬱天地千載常不滅造化爲爐
巧鎔結嗟哉指佞之草不復生群姦睚眦紛縱橫大
弓寶玉爭竊取豈懼鬼責并天刑我欲乘雲朝帝所
大呼天關排九虎乞將此斧借小口叩頭問天天更許

吳駟忠烈侯廟碑

世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果何
爲而然哉亦曰浩然之氣觸乎物而動奮發之機是

以不能就彼以害此而必即危以爲安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充乎一身而塞乎天地貫乎金石苟有作者則毅然獨立卓絕當世不拘乎迹不依乎形不由乎人不奪乎利害不惑乎死生不顧趙孟之所貴不顧晉楚之所富萬鍾九鼎不足爲之奉高牙大纛不足爲之榮惟知參吾前者忠義之形倚吾衡者忠義之迹履死地如坦途嗜刀鉅若飲食焉耳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故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良有以哉

張定甫管仲如其仁論

昔孔子嘗謂殷有三仁矣殷之末造天棄殷已久微子比干王室懿親相從而死於諫則恐湯之不祀也箕子異姓之臣死則無名去則不忍是以托之佯狂焉其去也以殷其存也以殷其死也亦以殷故均謂之仁焉嗚呼比干之狗道召忽以之微子箕子之狗身管仲以之夫子之待人一矣豈有在殷則皆爲仁在齊則異其心哉

李應陽曰按史記宋世宗箕子紂之親戚也又殷本紀馬融王肅註皆以爲紂之諸父張定甫如其

仁論謂作異姓之臣其殆未之攷

林駟源流至論

臣子之存心貴乎忠進言貴乎誠吾其果忠且誠乎則直者必諒其披肝露膽之真否則借忠自文托誠自效皆不免或者之議昔比干之諫也有過必面折有失必力指不顧其剖心之誅以此爲直夫奚疑噫有比干之志則可無比干之志則爲激也

李應陽辯洪邁夷堅志鳳翔比干墓中銅盤白

玉事

洪邁夷堅志政和間朝廷功求三代彝器陝西轉

運使李朝孺提點茶馬程唐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竟二尺及白玉四十三片其長三尺厚一半指上圓而銳下方而闊玉色明潤程李留玉於秦州軍資庫而以盤獻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罷朝孺而返其盤

李應陽曰按大明一統志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者紂都朝歌今汲淇是其地蓋比干諫紂剄死遂葬於此若陝西鳳翔去朝歌遠甚又安得有比干墓也再攷三輔黃圖括地志寰宇通志雍大記鳳翔府一州六縣並無比干墓不知洪容齋

當時何所據証輒輕信而忘之也豈當時徽宗溺求古器如花石綱類而李程輩諛佞黠猾儉人掘發古墓所得銅盤白玉妄稱爲比干墓中物以誑欺朝廷耶抑傳聞唐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孔子所銘銅盤而遂傳會之耶容齋素喜怪誕所著夷堅志十卷今行於世人尤喜觀而樂談之然文雖奇多非實事不足信如比干墓銅盤白玉即其一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子亦言夷堅虞初志怪之書也夫謂之志怪又豈足深信之哉然以其人之喜觀而樂談之或誤諛淺者之聞觀也故特爲之辯

書